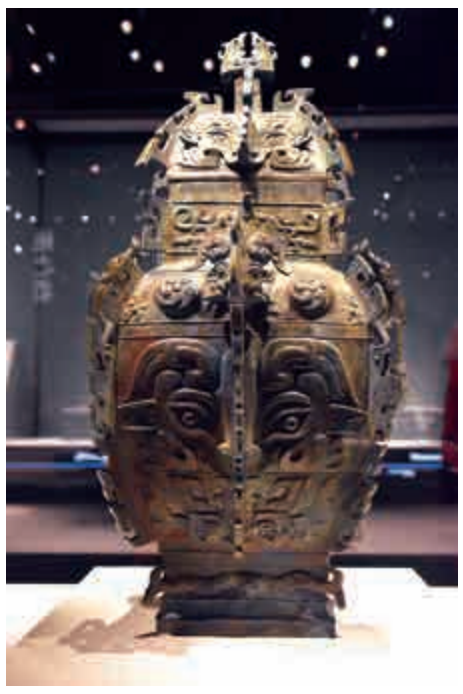
考古成果 展現燦爛文明

原始陶繪線條神秘，兩漢人像樸拙動人，盛唐三彩雄氣勃發，明清工藝繁複艷麗……數千年來，中華先民與古代匠人手下的精製佳作究竟蘊藏着怎樣的文明密碼？今天人們又該怎樣解讀其背後飽含的哲學意味？以「美·好·中華」爲主題的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大展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縱越千年，借助一件件國寶級的展品，系統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深刻詮釋了中華美學流變背後蘊含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文、圖

◀戰國時期的虎座鳳鳥漆木架鼓



▶西周早期的噩侯銅方罍

▶唐代的三彩騎馬陶樂俑

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

本次展覽以一九九五年至二〇一六年歷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文物爲依據，經過對八十多家相關單位、二百多座考古遺址、八百多件精美文物的調研整理，從中選擇最具代表性的精品作爲展品，其中很多文物此前都沒有走出過本省、博物館，甚至是庫房。最終參展文物涉及二十一個省市、四十九家單位、共三百六十件。

神秘條紋 原始密碼

整個展廳布局別具匠心，給人一種九曲迴環之感，以中國審美哲學之遞嬗演變爲邏輯線索，將史前、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期有序地勾連起來。一進入口，便可見展廳頂部懸下的一款款透明的玻璃條，恍若喀斯特溶洞中的鐘乳石一般。仔細看去，上面印着「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河南寶豐清涼寺汝官窰遺址」等著名的遺址地名，從這些玻璃條下走過，觀衆可以有一種穿越歷史、橫跨古今的強烈感覺。

走入展廳內部，基本呈逆時針圓環狀排列，穿過總覽千年的序廳，正廳第一部分便是原始文明部分。乍看去，這一部分展品多是些不起眼的破損陶片，色澤素淡，形制簡單。不過仔細看去，這些陶片上無不鐫刻着精緻規則的直線和曲線，再行分辨，似乎還能看出一些動物和人形的輪廓，毫無疑問，這些線條正是中華民族最原始的文明密碼。

在一對來自新石器時代（約一萬年前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彩繪陶片上，其中一枚繪有十分規則清晰的網狀紋，另一枚則繪有兩條首尾交叉的曲線，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游魚」的形象。而在另一枚新石器時代陶片上，則繪有十分明顯的大嘴鳥形象，其喙誇張有力，其目圓瞪有神，據講解員介紹，這種圖案的陶片通常被歸爲「鳳鳥紋」一類。

在《美的歷程》中，哲學家李澤厚曾寫到：遠古時代，中華大地存在東西兩大部族聯盟，他們分別以龍、鳳爲本部族最主要的圖騰標記。一方面，聞一多先生曾指出「龍就是蛇加上各種動物而形成的」，《山海經》又說「蛇乃化爲魚」，從中人們不難看出「魚—蛇—龍」之間深層次的隱秘關係。另一方面，大嘴鳥自然可被視作鳳鳥的原型。因此這簡單的兩組陶片，其實是中華先民借助線條對圖騰崇拜最初的表達。今天，人們從這簡潔的魚紋和鳥圖中，似乎仍可隱隱聽到原始先民們遊獵時的喊叫聲。

青銅饕餮 巫禮重器

繼續前行，參觀者便可進入更爲輝煌燦爛的商周時代，此一時期的青銅器至今仍被視作「國之至寶」。在商周時期，文明尚未完全開化，原始的巫術禮儀幾乎承載了文明初態的所有功能：歌唱、狂舞、通靈、執掌命運……可以說，莊重與神秘構成了殷商青銅器最典型的品格。時至今日，當參觀者站在那一款款青銅器之前時，揚厲的器型、可怖的圖紋依然透着一股股森森攝人的氣息。

首先進入觀者眼簾的是一款形似「爵」的酒器，事實上它的名字叫做「銅斝」，來自商代晚期。只見它三足而立，挺拔高貴，器身布滿神秘的圖案，其中下腹處的一周三組獸面紋最爲震撼，但見這怪獸雙眼怒瞪而出，誇張而立體，極盡猙獰神秘之態。事實上，這種亦被叫做饕餮紋的圖案是夏商周青銅禮器紋飾中最核心的母題。

▲北宋耀州窰青釉刻花渣斗

▲明代的嵌寶石金頭面

▲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盆

▶商代晚期的銅斝

因爲巫術禮儀流行於整個社會，更被統治者加以利用作爲威懾統轄底層民衆的重要工具，所以這種透着濃烈神秘感的氣質幾乎融入了商代每一尊銅器之中。即使是以祥鳥爲題的銅鴞卣，也是二目高凸，足部粗壯，頸部更飾以對稱的獸首形貫耳，一種莊嚴神秘及對自然敬畏之感顯而易見。在另一款產於商代晚期的銅鉞上，在厚重的鉞身上同樣刻滿了狼牙獸面，其猙獰畢露的紋路與冷兵器上的陰森完美融合，共同宣示着征伐刑殺之權、象徵着不可侵犯之力。

在所有商周青銅展品中，一款名爲「噩侯銅方罍」的大型盛酒器將青銅饕餮的神秘可怖體現得最爲淋漓盡致。整體器型可分爲上下兩層，兩層均刻有神秘威嚴的獸面，其斜立向上的「丹鳳眼」直視前方，眼球突突欲出，十分駭人，而精緻的眉毛、高聳的耳廓、吐出的舌頭，更把這種神秘可怖的氣象烘托到極致。

理性春秋 浪漫戰國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時期。以孔孟爲代表的北方諸子首開思想啓蒙先風，從此掙脫蒙昧的理性精神開始昂首闊步進入中國文明版圖之中，而南方的莊子、屈原則以卓然不群的才華開拓了中華文明的另一重要脈絡——浪漫主義。於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極具思辨性的理性精神與充滿想像力的浪漫情懷相融交織，共同成爲那一時期中華文明最炫美的一組複色。

在春秋期展品中，很多都是金銀製的小飾品，雖然體量很小，但其超乎尋常的規則設計與精緻美感都讓參觀者過目難忘。其中一件名爲「鏤空夔龍紋金飾」的小物件兒，通體由變形的龍紋組成，其龍身捲曲延伸，玲瓏奇巧，直線有力，曲線圓潤，而且講究對稱，兼具錯落，堪稱人類理性主義審美的傑作。據稱這件飾物曾是春秋時期芮國芮桓公佩掛的金飾。

相信喜歡金庸小說的人，對虛竹手上的扳指一定不會陌生。在此次展覽中，一款精美至極的玉扳指同樣吸引了很多年輕觀衆駐足。據現場講解員介紹，這款呈紅木色的玉扳指主要是古人拉弓射箭時，保護拉弓拇指的工具，因此它的設計別具匠心：當佩戴者的拇指伸直時，恰好可與扳指較高的一邊齊平，而第一關節則恰位於短邊之上，這一簡單的設計充分體現了當時匠人那種理性務實的精神。

整個展覽中，體量最大、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一面巨大的「懸鼓」。這件名爲「虎座鳳鳥漆木架鼓」的文物，以虎爲座，以鳳爲架。其中鳳鳥昂首屹立，仰天長嘯，與虎俯卧在鳳鳥腳下的姿態形成鮮明的對比。據了解，這種懸鼓是戰國時期楚地特有的一種樂器，而楚地恰有崇拜鳳鳥的傳統。這件作品造型別致、設計巧妙，融聲、色、形於一體，表現出戰國時期楚人絕妙的想像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站在它面前，人們似乎可以看到莊周化蝶蹁躚起舞，屈子揮袖高唱九歌，那瀟灑俊逸、不拘俗塵的制式彷彿能激起所有觀者心中最澎湃的波瀾。

漢像樸拙 鋪陳生活

告別商周，即進入漢唐板塊。在《美的歷程》中，李澤厚將漢代藝術特色概括爲「鋪陳與樸拙」。在經歷了先秦理性時代百家爭鳴的啓蒙後，原始巫術那威懾人心的力量迅速衰落，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人類對於自身力量的崇信達到了一個高峰。於是在漢代藝術中，與人有關的一切生產生活都得到了盡力的鋪陳，華麗堆砌的漢賦正是這一時代特色最明顯的體現，當然漢代雕塑也十分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

在一款約略產自東漢初期的銅貯貝器上，約有十個人聚集在一個圓形的底座上，雖然空間極度有限，然而一衆婦女紡織忙的情景卻呼之欲出，居中一位貴婦人在主導整個紡織場面，雖然人物細節顯得粗略，但整個場面卻分工明確，洋溢着寫實主義風格。據了解，在漢代的滇文化地區，用這種貯貝器表現時人狩獵、戰爭、建築、集市等生活內容的作品十分盛行。

而另一組陶庖廚俑、陶案作品更將漢代藝術「鋪陳與樸拙」的特點表現到了極致。這套作品用高度寫實的手法，生動刻畫了一位忙碌的廚師形象，只見他「萌態」十足，嘴角微翹充滿「喜感」，雙手浮於案上，手掌下擺放着已經拆解的狗頭、豬肉等，生活味道十分濃郁。

與後代雕塑相比，漢代人像顯然稱不上精緻細膩。眉眼俱以最簡單的線條勾勒而出，手掌形態也顯得並不靈動，然而恰恰由於沒有花哨精緻的外部表現，漢塑人像反倒可以讓觀者直入塑像內蘊的風神，去想像漢代那一幕幕生產生活的實際情態，而不致迷離分心，囿於膚淺之外表。

盛唐時代 昂揚雄風

時光進入大唐，中國封建社會也走入了一個巔峰時代。作爲彼時地球上最強大的王朝之一，唐代文明的特色當然的昂揚雄起和兼容並包，這一點在著名的唐三彩上體現得最爲淋漓盡致。

在一款名爲三彩騎馬陶樂俑的作品上，一位面容豐滿、雙腮圓潤的男性端坐在一匹肥碩的駿馬之上，人物充滿自信，馬兒目光篤定，加之唐三彩光艷奪目的色澤，令整件作品顯得十分富麗，每一細處都能讓人感受到有唐一代蓬勃向上的精氣神。

在唐代文物展區，一件神鳥與神獸合體的雕塑吸引了很多人駐足。作品上半部一隻神鳥振翅高飛，碩大的翅膀完全展開，彷彿孔雀開屏一般氣勢懾人，下半部則是一隻張開血盆大口的神龍，雙目突出，鼻翼翹起，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之氣。其實這件作品有一個專業的名字叫做「鴟吻」，它來自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整件作品的巨大體量不僅體現了唐代文明的宏偉氣度，其造型風格的諸多細節也體現了唐代多元文明的交流與融合。

宋崇清雅 明清俗艷

邁過繁華富麗的大唐盛世，中國傳統文藝在宋代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受思辨哲學影響，宋代文藝普遍呈現一種清雅淡然的氣質。在這方面，著名的宋瓷堪爲代表。在展廳中，一款名爲耀州窰青釉刻花渣斗的北宋青瓷靜靜地居於一處並不起眼的展位之上。這件作品瓷體瑩潤，色澤淡雅，內刻數朵淺淺青花，彷彿透出陣陣幽香。可以說，這件宋瓷所處展位的低調安靜其實恰與展品的氣質高度脗合。

時入明清，中國封建社會一方面達到了發展的巔峰，特別是工商業的發達帶動了手工製造業的高度繁榮，但另一方面文藝生產卻因爲嚴苛的政治桎梏而變得缺乏生氣，這兩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明清工藝品上體現得最爲明顯。在明清展區，觀衆可以看到，很多工藝品製作手法繁複之極，滿是珠光寶氣卻鮮見漢代文物的天真質樸、唐代文物的昂揚向上與宋代文物的高雅清淡。

在展覽中，一款名爲金鑲寶石龍鳳簪的文物吸引了很多女性觀衆的注意。這款簪子頭部綴滿各色寶石，一如結滿彩色葡萄的枝蔓，珠光寶氣，炫目至極，富貴奢華之氣四溢。另一款名爲嵌寶石金頭面的飾物則在心形的金質鏤空底座上填滿了大小珠寶，同樣閃人雙眸，侈麗畢現。很顯然，這些物件兒已遠非實用那麼簡單。

該展覽由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合辦，將展至八月二十七日。

◀漢代的陶庖廚俑、陶案

◀唐代文物鴟吻